

茅盾

·代表作

〈上〉



子夜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

作品选集

丁 俊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选集

丁 俊 选编

华夏出版社

2008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代表作(上、下)/茅盾著;吴福辉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080-1082-3

I. 茅… II. ①茅… ②吴… III. ①茅盾—作品综合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08)第20947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大街河湾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40.5印张 675千字 5插图

2008年10月北京第4次印刷

定价:50.00元(全二册)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茅盾小传

茅盾，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之一，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文艺批评家。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主要的笔名还有佩韦、玄珠、方璧、郎损、蒲牢、惕若、玄等。茅盾是他1927年发表小说《幻灭》时始用的笔名。

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及新式小学。后入湖州、嘉兴、杭州的中学读书，迎来了辛亥革命。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毕业，因家庭经济窘困遂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主持《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年末开始接编并革新《小说月报》，同时参与文学研究会的建立，倡导新文学，译介外国进步文学。此时，并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筹建。1926年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协助毛泽东工作。1927年国共分裂，由武汉撤离回沪，受通缉转入地下，于隐居状态中写了《幻灭》、《动摇》、《追求》即《蚀》的三部曲，从此展开文学创作生涯。

1928年逃亡日本，客居期间写作《虹》。1930年4月返国，不久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等一起从事左翼文学领导工作。1933年出版《子夜》，大规模地表现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被公认为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同时期完成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也以深刻表现市镇农村的时代变动，闻名于世。

抗战期间流亡内地，坚持文化救亡工作。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当选为理事。主编《文艺阵地》，为抗战文学主要阵地之一。1940年由新疆至延安，再到重庆，发表著名散文《白杨礼赞》等。皖南事变后撤离至香港，发表《腐蚀》。太平洋战争事发，辗转至桂林，写下《霜叶红似二月花》，成为长篇小说民族化的典范。1945年6月，重庆进步文艺界为其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活动，高度评价他的文学业绩。

1946年12月应苏联邀请赴苏访问，后著有《苏联见闻录》等。1948年创作《锻炼》。是年年末，由香港赴大连进入东北解放区，转至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出席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建国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人民文学》主编，从事文化、文学的领导组织工作，精力一部分转向“五四”时期即开始的文学批评，写了《夜读偶记》、《鼓吹集》等，热心扶持青年作家成长。晚年在遭受文化大革命痛苦之后，仍不懈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撰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等。

1981年3月27日因病逝世于北京。临终前要求恢复其中国共产党党籍，并留遗嘱将二十五万元稿费捐作奖励长篇小说创作之用。中共中央决定同意他的请求，其党龄自1921年算起。中国作家协会据此建立国家级的“茅盾文学奖”。

茅盾一生的文学成就集中在他的小说、散文和批评方面。他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是令现实主义小说建立起社会剖析派风格和创作方法的代表性作家，是为革命文学提供重大实绩的巨匠。他的小说具有开阔的时代视野及政治视野，雄浑的气魄融入精雕细刻的笔致之中。他也是使中国传统文学评点向现代的批评范式进展，最早的、同时是成绩最大的批评家之一。茅盾的影响是深远的。

目 录

茅盾小传..... 1

长篇小说

子夜 3

长 篇 小 说

子 夜

一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么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爆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心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 Neon 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①

这时候——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有三辆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铁笼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

过了北河南路口的上海总商会以西的一段，俗名唤作“铁马路”，是行驶内河的小火轮的汇集处。那三辆汽车到这里就减低了速率。第一辆车的开车人轻声地对坐在他旁边的一身黑拷绸衣裤的彪形大汉说：

“老关！是戴生昌罢？”

“可不是！怎么你倒忘了？您准是给那只烂污货迷昏了啦！回头——看！一顿揍！”

老关也是轻声说，露出一口好像连铁梗都咬得断似的大牙齿，他是保镖的。此时汽车戛然而止，老关忙即跳下车去，摸摸腰间的勃郎宁，又向四下里瞥了一眼，就过去开了车门，威风凛凛地站在旁边。车厢里先探出一个头来，紫酱色的一张方脸，浓眉毛，圆眼睛，脸上有许多小疱。看见迎面那所小洋房的大门上正

^① Light, Heat, Power: 英语，光、热、力。

有“戴生昌轮船局”六个大字，这人也就跳下车来，一直走进轮船局去。老关紧跟在后面。

“云飞轮船快到了么？”

紫酱脸的人傲然问，声音是宏亮而清晰；他大概有四十岁了，身材魁梧，举止威严，一望而知是颐指气使惯了的“大亨”。他的话还没完，坐在那里的轮船局办事员霍地一齐站了起来，内中有一个瘦长子堆起满脸的笑容抢上一步，恭恭敬敬回答：

“快了，快了！三老爷，请坐一会儿罢。——倒茶来。”

瘦长子一面说，一面就拉过一把椅子来放在三老爷的背后。三老爷脸上的肌肉一动，似乎是微笑，对那个瘦长子瞥了一眼，就望着门外。这时三老爷的车子已经开过去了，第二辆汽车补了缺，从车厢里下来一男一女，也进来了。男的是五短身材，微胖，满面和气的一张白脸。女的却高得多，也是方脸，和三老爷有几分相像，但颇白嫩光泽。两个都是四十开外的年纪了，但女的因为装饰入时，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男的先开口：

“荪甫，就在这里等候么？”

紫酱色脸的荪甫还没回答，轮船局的那个瘦长子早又陪笑说：

“不错，不错，姑老爷。已经听得拉过回声。我派了人在那里看守，专等船靠了码头，就进来报告。顶多再等五分钟，五分钟！”

“呀，福生，你还在这里么？好！做生意要有长心。老太爷向来就说你肯学好。你有几年不见老太爷罢？”

“上月回乡去，还到老太爷那里请安。——姑太太请坐罢。”

叫做福生的那个瘦长男子听得姑太太称赞他，快活得什么似的，一面急口回答，一面转身又拖了两把椅子来放在姑老爷和姑太太的背后，又是献茶，又是敬烟，他是荪甫三老爷家里一个老仆的儿子，从小就伶俐，所以荪甫的父亲——吴老太爷特嘱荪甫安插他到这戴生昌轮船局。但是荪甫他们三位且不先坐下，眼睛都看着门外。门口马路上也有一个彪形大汉站着，背向着门，不住地左顾右盼；这位是姑老爷杜竹斋随身带的保镖。

杜姑太太轻声松一口气，先坐了，拿一块印花小丝巾，在嘴唇上抹了几下，回头对荪甫说：

“三弟，去年我和竹斋回乡去扫墓，也坐这云飞船。是一条快船。单趟直放，不过半天多，就到了；就是颠得利害。骨头痛。这次爸爸一定很辛苦的。他那半肢疯，半个身子简直不能动。竹斋，去年我们看见爸爸坐久了就说头晕——”

姑太太说到这里一顿，轻轻吁了一口气，眼圈儿也像有点红了。她正想接下

去说，猛的一声汽笛从外面飞来。接着一个人跑进来喊道：

“云飞靠了码头了！”

姑太太也立刻站了起来，手扶着杜竹斋的肩膀。那时福生已经飞步抢出去，一面走，一面扭转脖子，朝后面说：

“三老爷，姑老爷，姑太太；不忙，等我先去招呼好了，再出来！”

轮船局里其他的办事人也开始忙乱；一片声唤脚夫。就有一架预先准备好的大藤椅由两个精壮脚夫抬了出去。荪甫眼睛望着外边，嘴里说：

“二姊，回头你和老太爷同坐一八八九号，让四妹和我同车，竹斋带阿萱。”

姑太太点头，眼睛也望着外边，嘴唇翕翕地动：在那里念佛！竹斋含着雪茄，微微的笑着，看了荪甫一眼，似乎说“我们走罢。”恰好福生也进来了，十分为难似的皱着眉头：

“真不巧。有一只苏州班的拖船停在里挡——”

“不要紧。我们到码头上去看罢！”

荪甫截断了福生的话，就走出去了。保镖的老关赶快也跟上去。后面是杜竹斋和他的夫人，还有福生。本来站在门口的杜竹斋的保镖就作了最后的“殿军”。

云飞轮船果然泊在一条大拖船——所谓“公司船”的外边。那只大藤椅已经放在云飞船头，两个精壮脚夫站在旁边。码头上冷静静地，没有什么闲杂人；轮船局里的两三个职员正在那里高声吆喝，轰走那些围近来的黄包车夫和小贩。荪甫他们三位走上了那“公司船”的甲板时，吴老太爷已经由云飞船的茶房扶出来坐上藤椅子了。福生赶快跳过去，做手势，命令那两个脚夫抬起吴老太爷，慢慢地走到“公司船”上。于是儿子，女儿，女婿，都上前相见。虽然路上辛苦，老太爷的脸色并不难看，两圈红晕停在他的额角。可是他不作声，看看儿子，女儿，女婿，只点了一下头，便把眼睛闭上了。

这时候，和老太爷同来的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也挤上那“公司船。”

“爸爸在路上好么？”

杜姑太太——吴二小姐，拉住了四小姐，轻声问。

“没有什么。只是老说头眩。”

“赶快上汽车罢！福生，你去招呼一八八九号的新车子先开来。”

荪甫不耐烦似的说。让两位小姐围在老太爷旁边，荪甫和竹斋阿萱就先走到码头上。一八八九号的车子开到了，藤椅子也上了岸，吴老太爷也被扶进汽车里坐定了，二小姐——杜姑太太跟着便坐在老太爷旁边。本来还是闭着眼睛的吴老太爷被二小姐身上的香气一刺激，便睁开眼来看一下，颤着声音慢慢地说：

“芙芳，是你么？要蕙芳来！蕙芳！还有阿萱！”

荪甫在后面的车子里听得了，略皱一下眉头，但也不说什么。老太爷的脾气古怪而且执拗，荪甫和竹斋都知道。于是四小姐蕙芳和七少爷阿萱都进了老太爷的车子。二小姐芙芳舍不得离开父亲，便也挤在那里。两位小姐把老太爷夹在中间，阿萱坐在二小姐的对面。马达声音响了，一八八九号汽车开路，已经动了，忽然吴老太爷又锐声叫了起来：

“《太上感应篇》！”

这是裂帛似的一声怪叫。在这一声叫喊中，吴老太爷的残余生命力似乎又复旺炽了；他的老眼闪闪地放光，额角上的淡红色转为深朱，虽然他的嘴唇簌簌地抖着。

一八八九号的开车人立刻把车煞住，惊惶地回过脸来，荪甫和竹斋的车子也跟着停止。大家都怔住了。四小姐却明白老太爷要的是什么。她看见福生站在近旁，就唤他道：

“福生，赶快到云飞的大餐间里拿那部《太上感应篇》来！是黄绫子的书套！”

吴老太爷自从骑马跌伤了腿，终至成为半肢废以来，就虔奉《太上感应篇》，二十余年如一日；除了每年印赠而外，又曾恭楷手抄一部，是他坐卧不离的随身法宝！

一会儿，福生捧着黄绫子书套的《感应篇》来了。吴老太爷接过来恭恭敬敬摆在膝头，就闭了眼睛，干瘪的嘴唇上浮出一丝放心的微笑。

“开车！”

二小姐轻声喝，松了一口气，一仰脸把后颈靠在弹簧背垫上，也忍不住微笑。这时候，汽车愈走愈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到了外白渡桥转弯朝南，那三辆车便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一九三〇年式的新记录。

坐在这样近代交通的利器上，驱驰于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而却捧了《太上感应篇》，心里专念着文昌帝君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诰诫，这矛盾是很显然的了。而尤其使这矛盾尖锐化的，是吴老太爷的真正虔奉《太上感应篇》，迥不同于上海的借善骗钱的“善棍”。可是三十年前，吴老太爷却还是顶括括的“维新党”。祖父父两代侍郎，皇家的恩泽不可谓不厚，然而吴老太爷那时却是满腔子的“革命”思想。普遍于那时候的父与子的冲突，少年的吴老太爷也是一个主角。如果不是二十五年前的习武骑马跌伤了腿，又不幸而渐渐成为半身不遂的毛病，更不幸而接着又赋悼亡，那么现在吴老太爷也许不至于整天捧着《太上感应篇》罢？然而自从伤腿以后，吴老太爷的英年浩气就好像是整个儿跌丢了；二十五年来，他就不曾跨出他的书斋半步！二十五年来，除了

《太上感应篇》，他就不曾看过任何书报！二十五年来，他不曾经验过书斋以外的人生！第二代的“父与子的冲突”又在他自己和荪甫中间不可挽救地发生。而且如果说上一代的侍郎可算得又怪僻，又执拗，那么，吴老太爷正亦不弱于乃翁；书斋便是他的堡垒，《太上感应篇》便是他的护身法宝，他坚决的拒绝了和儿子妥协，亦既有十年之久了！

虽然此时他已经坐在一九三〇年式的汽车里，然而并不是他对儿子妥协。他早就说过，与其目击儿子那样的“离经叛道”的生活，倒不如死了好！他绝对不愿意到上海。荪甫向来也不坚持要老太爷来，此番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让老太爷高卧家园，委实是不妥当。这也是儿子的孝心。吴老太爷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土匪，什么红军，能够伤害他这虔奉文昌帝君的积善老子！但是坐卧都要人扶持，半步也不能动的他，有什么办法？他只好让他们从他的“堡垒”里抬出来，上了云飞轮船，终于又上了这“子不语”的怪物——汽车。正像二十五年前是这该诅咒的半身不遂使他不能到底做成“维新党”，使他不得不对老侍郎的“父”屈服，现在仍是这该诅咒的半身不遂使他又不能“积善”到底，使他不得不对新式企业家的“子”妥协了！他就是那么样始终演着悲剧！

但毕竟尚有《太上感应篇》这护身法宝在他手上，而况四小姐蕙芳七少爷阿萱。一对金童玉女，也在他身旁，似乎虽入“魔窟”，亦未必竟堕“德行”，所以吴老太爷闭目养了一会神以后，渐渐泰然怡然睁开眼睛来了。

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驰。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的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噉——噉——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然而，没有什么。他惊异地再睁开眼来，却依旧是那样大眼睛放凶光的黑怪物，噉——噉——地吼着，吼着，准了对他冲过来，冲过来了！……如果他没有那该死的半肢疯，他一定会跳起来罢，可是不能动的他却只能软瘫在弹簧坐垫上。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跳；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噉，噉，噉！叫人心跳出腔子似的猛烈嘈杂的声浪！

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吴老太爷悠然转过一口气来，有说话的声音在他耳边动荡：

“四妹，上海也不太平呀！上月是公共汽车罢工，这月是电车了！上月底共产党在北京路闹事，捉了几百，当场打死了一个。共产党有枪呢！听三弟说，各工厂的工人也都不稳。随时可以闹事。时时想暴动。三弟的厂里，三弟公馆的围墙上，都写满了共产党的标语……”

“难道巡捕不捉么？”

“怎么不捉！可是捉不完，啊哟！真不知道那里来的这许多不要性命的人！——可是，四妹，你这一身衣服实在看了叫人笑。这还是十年前的装束！明天赶快换过罢！”

是二小姐芙芳和小四小姐蕙芳的对话。吴老太爷猛睁开了眼睛，只见左右前后都是像他自己所坐的那种小箱子——汽车。都是静静地一动也不动。横在前面不远，却像开了一道河似的，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匆忙地杂乱地交流着各色各样的车子；而夹在车子中间，又有各色各样的男人女人，都像有鬼赶在屁股后似的跌跌撞撞地快跑。不知从什么高处射来的一道红光，又正落在吴老太爷身上，像是浴在血水中了。

这里正是南京路同河南路的交叉点，所谓“抛球场”。东西行的车辆此时正在那里静候指挥交通的红绿灯的命令。

“二姊，我还没见过三嫂子呢。我这一身乡气，真惹她笑痛了肚子罢。”

蕙芳轻声说，偷眼看一下父亲，又看看左右前后安坐在汽车里的时髦女人。芙芳笑了一声，拿出手帕来抹一下嘴唇。一股浓香直扑进吴老太爷的鼻子，似乎痒痒地怪难受。

“真怪呢！四妹。我去年到乡下去过，也没看见像你这一身老式的衣裙。”

“可不是。乡下女人的装束也是时髦得很呢，但是父亲不许我——”

像一支尖针刺入吴老太爷迷惘的神经，他心跳了。他的眼光本能地瞥到二小姐芙芳的身上。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是没有穿裤子。“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然而还不止此。吴老太爷眼珠一转，又瞥见了他的宝贝阿萱却正张大了嘴巴，出神地贪看那位半裸体的妖艳少妇呢！老太爷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烈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

此时指挥交通的灯光换了绿色，吴老太爷的车子便又向前进。冲开了各色各样车辆的海，冲开了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Neon 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直到他的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烈似的发痛，直到他的狂跳不歇的心脏不能再跳动！

呼卢呼卢的声音从吴老太爷的喉间发出来，但是都市的骚音太大了，二小姐四小姐和阿萱都没有听到。老太爷的脸色也变了，但是在不断的红绿灯光的映射中，谁也不能辨别谁的脸色有什么异样。

汽车是旋风般向前进。已经穿过了西藏路，在平坦的静安寺路上开足了速率。半英里一分钟。路旁隐在绿荫中射出一点灯光的小洋房连排似的扑过来，一眨眼就过去了。五月夜的凉风吹在衣襟上，猎猎地作响。四小姐蕙芳像是摆脱了什么重压似的松一口气，对阿萱说：

“七弟，这可长住在上海了。究竟上海有什么好玩，我只觉得乱哄哄地叫人头痛。”

“住惯了就好了。近来是乡下土匪太多，大家都搬到上海来。四妹，你看这一路的新房子，都是这两年内新盖起来的。随你盖多少新房子，总有那么多人来住。”

二小姐接着说，打开她的红色皮夹，取出一个粉扑，对着皮夹上装就的小镜子便开始汽车上的化妆。

“其实乡下也还太平。谣言还没有上海那么多。七弟，是么？”

“太平？不见得罢！两星期前开来了一连兵，刚到关帝庙里驻扎好了，就向商会要五十个年青女人——补洗衣服；商会说没有，那些八太爷就自己出来动手拉。我们隔壁开水果店的陈家嫂不是被他们拉了去么？我们家的陆妈也是好几天不敢出大门……”

“真作孽！我们在上海一点不知道。我们只听说共匪要掠女人去共。”

“我在镇上就不曾见过半个共匪。就是那一连兵，叫人头痛！”

“吓，七弟，你真糊涂！等到你也看见，那还得了！竹斋说，现在的共匪真利害，九流三教里，到处全有。防不胜防。直到像雷一样打到你眼前，你才觉到。”

这么说着，二小姐就轻轻吁一声。四小姐也觉毛骨悚然。只有不很懂事的阿萱依然张大了嘴胡胡地笑。他听得二小姐把共匪说成了神出鬼没似的，便觉得非常有趣；“会像雷一样的打到你眼前来么？莫不是有了妖术罢！”他在肚子里自问